

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

上海文汇报的邹世洁。(邹世洁摄)



乡间的“野菊花”

——记荣县旭阳镇同心小学教师邹世洁

■ 李灿

从荣县县城出发,沿东川水逆流而上,路两边的青山越来越高。经过10余里路途后,在野花摇曳的山谷中,“荣县旭阳镇同心小学”的校门跃入眼帘。20多年来,邹世洁一直在这所学校教书。

沿着这条山路,一批又一批学生去到更广阔的世界,有的在高校继续深造,有的成为了空军飞行员,有的本已安家县城,又把弟弟妹妹送回来读书。而邹世洁,就像山谷里的野菊花,春来秋去,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了大山里。



“只要有学生在,我就会一直留在这里”

成为一名乡村教师,对邹世洁而言,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邹世洁的父亲邹登荣也是一名乡村教师,从1971年任教到2009年退休,他大半辈子都在同心小学所属的一碗水村小教书。在上个世纪,一碗水村小师资匮乏,肢体残疾的邹登荣担任全科教师,一个人带一个班,还是村小负责人,负责村小的日常工作。在邹世洁的童年记忆里,父亲在学校里忙完后,回到家还去田地里干农活,晚上在煤油灯下伏案备课。邹世洁同样记得,父亲时常被学生们簇拥在一起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即使身处偏远乡村,邹登荣所带班级成绩一直位居全县前茅,把一个个农村孩子送出了大山。1992年,邹登荣被评为“荣县教育先进工作者”。父亲就是邹世洁心中的榜样,奠定了她扎根农村的决心。1994年,邹世洁以优异的成绩从荣县玉章师范学校毕业后,毅然放弃入城

工作的机会,来到了一碗水村小。一年后,因工作出色,邹世洁被调往中心校同心小学教语文。

同心小学和一碗水村小一样山高路远,校园仅有几排砖混与土木瓦房,中间围了个泥地当操场。就是在这里,邹世洁认识了同是教师的丈夫。夫妻两人吃住在学校,条件艰苦,但邹世洁觉得:“只要站上三尺讲台,看到学生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,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,我就充满了干劲。”

初为人师,邹世洁回忆:“我才17岁,只比讲台高一点。非常想把学生教好,但教学功底还不够。”于是,她苦练语文教学基本功,熬夜备课,研究课标,向父亲和同事学习请教。之后,邹世洁继续进修,并积极反思各种教育教学理论对于农村学校的适用性,采用情景化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。

即使毕业已经多年,学生陈沿霖仍对邹世

洁轻松愉悦的语文课堂记忆犹深:“在上《掩耳盗铃》一课时,邹老师买来一个铃铛,让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分别扮演房屋主人和小偷,模拟课文中的情景。在同学们会意的笑声中,我们对于‘掩耳盗铃’这个成语有了更深的领悟。”

已退休的老教师杨洪荣见证了邹世洁在教学上的成长,也看到了她为学生倾注的责任心,“她早上总是很早来,在办公室、教室都能见到她一丝不苟的身影,对学生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负责。”好几次下午放学,为了给学生讲课,邹世洁错过了回城的班车。有时,邹世洁甚至忘了自己的家,“我儿子说过几次,学生分走了我对他的爱。”她笑着说。

对教学兢兢业业,对学生尽职尽责,邹世洁教学成绩斐然。20多年来,虽然学校地处大山,但她所带班级的语文成绩常常位居全县乡镇学校前茅,有时甚至赶超县城学校。2011年,邹世洁被评为自贡市首批“市级骨干教师”。

近年来,同心小学的办学条件越来越好,教学楼等基础设施已与县城学校无异。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,一些同事陆续调往了县城的学校,一些附近的村民也把孩子送去县城读书。其实,邹世洁也不是没有机会离开,县城里的学校不止一次向她发出邀约,但每次都被她婉言谢绝。

作为“二代”乡村教师,邹世洁深知农村教育的重要性,她想像父亲一样,一直扎根大山,为孩子们点亮前路的灯。“留下来的大都是留守儿童,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,只要有学生在,我就会一直留在这里。”

甚至在2010年时,同心小学鼓励业绩排名全校前列的教师赴一碗水村小支教一年,校长找到了邹世洁。“父亲和我都曾在一碗水工作,现在那里的孩子需要我,我理应回去。”邹世洁当即答应下来,义无反顾地向更深处的大山“逆行”。

“把责任与爱的花朵种在孩子们心田”

最近,邹世洁收到了学生陈沿霖发来的微信——“邹老师,我小学毕业已有12年,刚刚在其他老师发的照片中见到您,既亲切也心酸,看着就想到了当初您给我们上课的样子,但您也苍老了不少。”

同心小学的学生大都来自周边农村,学生父母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,还有部分学生是留守儿童,爷爷奶奶对孙辈的引导有限,很多学生自信心不足。陈沿霖先前就是这样一位学生。

陈沿霖读四年级时,邹世洁接手了他们班,那时的他性格内向,缺乏自信。邹世洁主动找他聊天,在课堂上鼓励他回答问题,批改作业时,会用红笔在作业后画几个“小苹果”。“邹老师还时常用卡纸剪成的‘苹果’给我和同学们作为奖励,这些‘苹果’一直贴在我老家的墙上。”陈沿霖的字和棋艺不错,邹世洁就鼓励他组织同学一起制作黑板报,让他代表班上在学校参加棋艺比赛。

“每当我获得一点小小的进步,我就能看到邹老师向我投来慈爱又欣慰的目光。我能感受到,她真的就像母亲一样为我而开心。”陈沿霖说。

如今,陈沿霖已经走出大山,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研,立志成为一名历史老师。他跟笔者讲:“求学之路走得越远,去到越来越多的学校读书,对邹老师的感激越深。曾经,她赋予了我善良与坚定。未来,我想像她那样视生如子,去鼓励、关爱、影响下一代学生。”

对其他学生,邹世洁也是如此,她从不以成绩评判学生,善于发现并放大学生的闪光点。有学生主动打扫了班级卫生,或是在作文中提到帮大人做了农活,她都会在会上点名表扬。有的学生性格调皮但乒乓球技艺高超,邹世洁会让他带领同学们打乒乓球,引导他从小

己擅长的领域学习负责与专注。

邹世洁对学生知之甚深,对学生的家庭情况也谙熟于心,她时常通过电话、家访与学生家长沟通交流。有些学生的父母在外打工,有的甚至几年才回家一次,邹世洁经常与他们通话交流孩子的近期情况,叮嘱他们要更加关心家里的孩子与老人。还有些学生家境贫寒,邹世洁就会跟他们讲“知识改变命运”,自费为他

们家里送去大米、文具等。

邹世洁的付出,学生与家长们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“邹老师,您抬头看看蓝天,我飞出了大山,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。”“邹老师,多亏高考后您指导我填报公费师范生,现在我大学毕业回到自贡,和您一样成为了乡村教师。”“邹老师,小杨的小学六年辛苦您了,刚刚中考成绩公布,他考上了理想的高中。”每次收到学

生与家长的“报喜”,邹世洁总会高兴好一阵子。

翻开2002年的教学日记,邹世洁写过这样一段话:“金秋时节,我又来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,看见一朵朵野菊花在秋风中开得灿烂,这生命力旺盛的花儿多么像乡村教师。我要带着为人师的幸福和自豪,把责任与爱的花朵种在孩子们心田。”



邹世洁与学生合影。(李灿摄)

幸福的守望

■ 德阳市岷山路小学 陈世艳

那一年,当我沿着泥泞的道路,骑着叮叮当当的自行车,踏上三尺讲台的时候,我19岁。慢慢地,脚下的路变成了水泥路,泥坯房的校舍变成了砖瓦房,曾经年幼的或由青涩走向了成熟;当水泥路变成了草沙路,一幢幢高大漂亮的教学楼拔地而起,几分头的青丝添了几根白发,脸庞平添了几分沧桑。我依然耕耘在这三尺讲台上,静静地在这儿守望,在这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的校园中幸福地守望。

回想一届一届的学生,一年年的守望,那是怎样痛并快乐的经历啊!那些细节、那些经历在心底一层层沉淀,历久弥新。

初登讲台的我很稚嫩,面对那群任性和调皮的孩子们,我垂头丧气;面对一些孩子的过激行为,我火冒三丈;面对经过三番五次说教、依然犯错的孩子,我气急败坏。

我迷惘,多少次一个人偷偷地哭泣,我困惑,不知道我的教师生涯如何走下去?一位老教师不经意地告诉我:“有时候,孩子的成长就像蜗牛爬行一样缓慢。”这句话让我似有所悟。而任小文老师的讲座《与学生共同成长》中的一句话——“教育是一种守望”,深深地触动了我。于是,当孩子犯错时,“孩子就是在不断犯错中成长的”这句话就会出现脑海里。于是,我变得宽容了、有耐心了,能将心比心理解学生了。慢慢地,我和孩子们的关系悄然改变了,我成了孩子们的“知心姐姐”,而讲桌上时常悄悄摆放着一颗糖、一朵花、一只纸鹤……有时甚至是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。学生们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老师的喜爱和感激。原来当老师可以这样的温暖和幸福。

接到一个电话,邀请我当他的证婚人。

小园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。本读初一因留守读五年级的他告诉我,喜欢上了别班的一个优秀女孩子,为此非常烦恼和苦闷。我没有责怪、嘲笑他,而是告诉他这是每个人成长都会经历的阶段,恭喜他进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——青春期,并和他分享顺利度过这一时期的一些方法。而小园终于在一段时期后,走出了困境,学习、生活恢复了正常。

早晨,行走在校园里,耳畔不时响起“老师,您好”,我想,我是幸福的;我明白,那简单的话语里承载着的是一份份纯洁的感情。

毕业后的几个学生,欢聚在校园里。他们找到我,像“叽叽喳喳”的小鸟快乐地畅谈着他们璀璨的梦想。我静静地聆听着,我想,我是幸福的。我知道,我是他们寻找幸

福的见证者。

逢年过节时,接到学生打来问候的电话,看到学生发来祝福的语言。我想,我是幸福的。因为,他们的记得就是我最大的收获。

桃花开了又谢,杨柳枯了又青。30年前,我踏上三尺讲台,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可以诉说,但守着这方“三尺土地”的耕耘岁月,陪着孩子们成长,伴着他们欢乐、流泪,看着他们成功、幸福,我感到孩子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,这种幸福无关荣华富贵、无关名誉地位,这种幸福像花儿开放一样,悄无声息,但却散发芬芳,在彼此心田里珍藏,化作了生命中的一种永恒。

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,我明白教师要怀揣教育理想,修炼一份淡然处世的情怀,学会耐心地等待生命的成长,静听一个个生命自由地绽放,做一个幸福的守望者。

下一页的我

■ 仇士鹏

距离毕业还有一年,学校突然要求我们搬宿舍,从11舍搬到5舍。

这是个好消息。正值盛夏,11舍没有阳台,开窗就是绿树青山,衣服晾在床边,一星期都干不了。而5舍不仅有阳台,楼下还有空地,开窗后,极目楚天舒,最重要的是,从上下铺变成上床下桌了。

但是,搬宿舍累啊,吹过的每一阵风中都漂浮着“累”的笔画。大包小包,大箱小箱,一天下来,手变得很敏感,碰见任何东西都不断作痛。坐下来后,很长时间站不起来。

为了减轻负荷,就要进行取舍。我扔掉了很多东西,蚊帐、零食、烂掉的鞋子。宿舍里、楼道中,堆满了种种垃圾,而垃圾在成为垃圾之前,也曾被摆在桌上、床上,被人们温柔以待。

没有什么事物能够陪伴我们一生,它们都是拿着一张名为价值的车票,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车,然后在另一个时间点下车。这样的车票并未白纸黑字地写明了抵达时间,旅程长短取决于人的一念之间。但它们会摆出种种证据来说明自己的价值,比如一段甜蜜的记忆,一份珍贵的见证。它们是我们过去的一部分,多年以后,很多记忆都失落在了光阴中,但看见它们,我们就始终能想起青春。

舍友拿着一本相簿低眉不语,那是他与前任女友的回忆。物是人已非,但曾经拥有过的温度依旧在心头不肯远去。他终究不舍得把相簿扔掉,塞进了行李箱。有些东西,多搬一趟也要把它们带走。

而我带走了一沓书,那是我给自己设计、打印的书。如今去读,固然粗浅拙劣,但当时写下那一个个字时的澎湃,现在翻看依旧还能听见激情起伏的潮声。

当然,我也丢了很多,比如为了减肥买的荞麦面、代餐饼干和黑巧克力,因为寡而无味或者过于苦涩,我一直没吃,结果过了保质期。这让我倍感愧疚。虽然是用自己的稿费买的,不是用父母的血汗钱,但是它们的过期,象征着那些我计划好的事情,那些下定决心想要养成的习惯,全部成了可笑的空谈,失落着我的懒惰和软弱。

搬迁中的整理与别离,其实也是人生的两个命题。人在行走的过程中,总是难以兼顾,必然有得有失,圆满和遗憾分布在每一枚脚印中。整理,是抚摸着一件件物品,把回忆与计划分门别类,以新的位置在新的落脚点安家落户。曾经在床头的,现在在抽屉里;曾经在箱子上的,现在在桌面上。日常生活无暇顾及的瞬间,都在整理过程中回响着昔日的呢喃低语。过去的想法被推翻、被辩证、被弥补、被重建,于是锋利变得圆润,急躁变得沉稳,情绪如一条横冲直撞的江河,涌入一个深潭后再流出来,已是心平气和、波光温柔。

别离则是整理结束后,把这几年定居的日子在片刻看遍。行李箱能装上各种物品,但装不走我们曾住下的年月,装不下一枚小小的宿舍钥匙。从此以后,这个地方不再与我有所瓜葛。时光里,这一页的我,彻底掀过,两页纸之间,风呼啸而过,匆忙的人间,多出一个安静的日子。

想起王心凌的歌:“下一页的我会去哪里/用多大的勇气/所有梦里面的风雨/我不怕那是我的试题/下一页的我/希望能拥有/美丽的明天/所以这次我送走从前/因为我/看得见。”

是的,我看得见。站在新宿舍,我看得见四楼的风景;看得见阳光斜斜地照在晾晒的被褥上;看得见一扇窗子里容纳下的不仅仅是一片树林,还有浩荡的长风以及远处高楼拼成的地平线;看得见一个柔软的灵魂在一次次离别中找回了坚定与信心。

坐下来,歇一会儿,衣服已经干了。夏天,汗水流得快,干得也快。而夏天,正相当于人生的青春,汗水与泪水有同样的盐分。